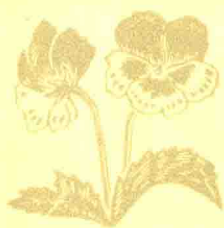


叶里藏金

彭伦平



湖南人民出版社

彭 伦 乎

叶里藏金

湖 南 人 民 女 子 学 校 一 九 七 九 年 · 长 沙

内 容 简 介

这个集子选编了作者历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十三篇。作品以生动而朴素的笔触，描绘了农村的新人新事新风貌，刻画了一些先进人物的形象。这些作品，尤其是那些描写茶区生活的作品，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色彩，读来使人感到亲切。

插图 冯椒生

叶 里 藏 金

彭伦乎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

*

197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40,000 印数：1—10,000 印张：6.125 插页：4

统一书号：10109 1216 定价：0.56元

目 录

茶叶收购员	(1)
竹鸡坡纪事	(9)
烘房飘香	(20)
操心阿公	(34)
芙蓉茶	(40)
叶里藏金	(59)
快马加鞭	(81)
威 信	(87)
金湖渔哨	(106)
解 围	(121)
识蛛记	(136)
社胡子	(152)
狮子山奇遇	(172)

后 记

茶叶收购员

胡师傅住医院去了，上面决定把黄沙坪茶叶收购站的肖心红老师傅调来接替，刘胡子一听说这件事，就连连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家伙，你这小徒弟，这下可不愁学不到本事啦。”

接着他就感慨地向我讲起了十多年前他和肖师傅同事时的一段事情：

“这是解放前三年的事啦。那时候我正在马谗市一家茶庄当账房。有一天老板只喊请来了位好看水先生^①，那便是肖师傅。他来茶庄后待人和气，办事公道，本领又服人，茶庄里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哪晓得还没三天，就碰上了秤钩子那号坏角色，把他给逼走了。那是一个大阴雨天。打头，一个农民挑着一担茶叶来卖，肖师傅起身抓起一把茶叶仔细地看了看，又闻了几闻，便满口称赞地对那卖主说：‘老兄，你这是谷雨边间采的云台山上的叶子，发冷汗做的工夫茶吧？’^②

① 看水先生：解放前对茶叶验收员的称呼，一般喊“看水的”。

② 发汗：是初制茶的一个过程，学名叫发酵，分发冷汗（冷发酵）发热汗（热发酵）；冷发酵制作的茶质量好些，但费工夫些，现提倡冷发酵。

那农民吃惊地说：

‘是咧，老师傅，你真好眼色！’

‘那恭喜你了，评得上个一等级价。’

这时候，第二个卖主又进店来了。领头的是一个歪戴礼帽、鹰钩鼻子的老鸦片烟鬼，后面跟着十多个担着茶包子的挑夫。这头儿就是当地伪乡长谭麻子的老兄，绰号叫秤钩子，是个无理也想占三分相赢的家伙。他一进茶房，就瞟着眼问那个卖茶的农民定的么子价，一听说卖了高价，就神气十足地冲着肖师傅说：‘来，看水的，你只看我这茶也该评得上个头等吧？’

‘那要看货才晓得。’肖师傅马上起身去看他的茶，一看一闻，便摇着头说：‘我看你这茶虽然也是高山茶，但比这位老兄的怕要迟摘三五天吧，再说在制作上也没有讲究，比如发汗是搞的热发汗，外形虽差不多，内质就要欠一点点了……’

‘我怕你瞎了眼！我谭家做出的茶，还有不如他们这号人的！’

我想这一下有戏看了，肖师傅若是骨头软的，叫秤钩子这一吓唬，也许会点头哈腰赔个不是，事情也就散了。偏偏这位师傅又是个硬性子人，他冒信他的神，只见他把一双眉毛一皱，脖子上的青筋胀的就象那刚翻过的大田里的曲蟾似的。走过去对着秤钩子说：‘大少爷，你先莫发火，是好是歹，我们来个货比货怎么样，你眼色好就来看看水色吧。’说罢，他就在那位农民和秤钩子的茶袋里各抓起一把茶叶，分别往两个碗里一丢，提起开水壶一冲，果然，一碗茶的水色，明亮鲜红，另一碗茶却红中带浊。秤钩子一看，明知道输了，还要不服气地说：‘哼！水色一点点不同，算得么子毛病，只要口味正嘛。’

‘水色不同，口味当然不同，不信，请大家来尝。我敢说这位老兄的茶香浓味正’。反过来又指着秤钩子的茶，斩钉截铁地说：

‘你的呀，我姓肖的就敢断定只有淡香可不爽口，如有半点看错，你就挖了我这桐子壳(眼睛)，割掉我的二寸五(舌头)，如果没有错，就劝你还是把嘴巴放干净点。’

旁边人好奇地凑过来，端起两碗茶，尝了尝，都说真是有两个味呀。秤钩子当着众人的面，自知输了理，当场也不好发作，便忙喝着挑夫挑着茶，气冲冲走了。口里只喊：‘你等着瞧吧，管你味不味，老子的茶就偏不卖给你。’

事情过后没几天，老肖就叫秤钩子他们那伙人逼得在马市站站不住脚，把包袱一背，自个儿作跑伙生意去了。

我也就从此失去了这样一位好同事。”

经刘胡子这么一讲，倒叫我心里更急着要见见这位骨头硬、本领又高强的好师傅了。

可是等呀等，等了一天，还不见肖师傅的影子。第二天早上，收购的时候到了，卖茶的社员们大担小担地蜂拥而来。急得刘胡子直摸胡子。我也急得跑进跑出没办法，最后我们只好取出一块小黑板，写了个“本站因特殊原因，今天停止收购”的公告。准备先挂出块“免战牌”挡一阵再说。我提着公告牌出去还没挂上，外面就闹翻了天，茶担子把我俩围得水泄不通，人们七嘴八舌，谁也不肯打转，这时候忽然从店前大路上走进来一个老汉，只见他走过来拨开了人群，看了看黑板，便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小同志，你们今天停止收购的原因怕是没人看茶吧！”

“是呀！”

“那就快取下来，今天我们照常收购。”

“你老是？……”

“我姓肖。”

“啊！肖老师傅！”

“是啊，昨天晚饭后，我去东塘队帮他们参谋制茶技术去了。夜里回来才知道要调到这边来，临时找不到便车……。”

我一听，便惊讶地说：“那你老人家是步行来的，今天一早就赶了四五十里路呀？”

“哪里，那不会耽误收购了，我是昨夜就连夜赶了三十里歇了，今早从半路赶来的。”

“那么师娘呢？”

“我叫她们搭今天的班车来，大概下午四点就会到吧。”

我心想，单凭这个思想举动就真算得是个好师傅啊。便赶忙招呼他快吃饭，他却说在路上已经吃了点东西，现在卖茶的都进站了，得赶快检场收购。他和刘胡子亲热了几句，抹了抹额上的汗水，把衣袖一卷，便动手看起茶来。我便上楼去负责打堆。眼睛却只向楼下看，一心想看看这位有名的老师傅的本事。但看了一上午，不过也是平平淡淡，觉得和我们站里病了胡师傅差不了多少，尤其是冒看见他按照刘胡子讲的那样，只用眼睛看一看，鼻子闻一闻，就看准一主茶的那号手面。

下半天的天气变得越来越阴沉了。卖茶的却仍然不少，大担小担的白色茶包子和扁口茶篓子，几乎把整个走廊都摆满了。那些性急的卖茶者，就纷纷地催起来。

“喂，看茶的师傅呢，天快下雨了，快扯出手面来看呀，卖完茶，我们还想赶回去插阵薯哩……。”

“呀！当真快要下雨了，看茶的师傅，你真要放利索点啰。”

“还呆么子，有手面就快摆出来吧。”

“……。”

听到楼下卖茶的社员们一片声催促，我心里也急的不得了。

然而，当我向楼下留神看时，肖师傅却不仅一点加快速度的样子也没有，相反，动作似乎还越来越迟钝了；每看一盘茶，总要抓起来横看看，直瞄瞄，又取下他那铜边眼镜，擦了又擦戴上又再看，生怕看不准似的。

天气越来越糟了，天上乌云挤乌云，地下山风陡起，一会儿，天色阴沉得象罩着的一口大黑锅。屋子里光线也更暗了，这时，只见肖老师傅抹了把额上的汗水，取下铜边眼镜，也不顾卖茶的怎么急躁，突然站起来说：“大家休息下吧，天色不好，这茶越发难得看准，等下过这场雨再评吧。”

这下，你听啰！卖茶的那意见，噼里啪啦，就象炒爆花玉米似地又冲向肖老师傅来了：

“真怪，只有你这老师傅喊下雨看不准，我上次在温溪那边卖茶，雨下的还大些，那个年轻的师傅偏先还是一样地看。”

“你这人真作怪，先又不快点看，这阵子又干脆歇火，你倒怕懒得，锅里有装的，头上有顶的，叫我们陷到这里，精光一身，连把伞都冒带，怎么办啰！”

“这……”肖老师傅听了这些风凉话，脸上却一点不高兴的样子也没有，只是有些神色焦急，他向卖茶的摆摆手，似乎正想开口和大家作点解释。这时，竟哗哗地下起豆粒大的漂雨来了。

“喂！卖茶的同志，快把茶包子靠里担点免得叫雨漂湿了。”他一见下雨了，便顾不得和大家解释下去，一边打着招呼，一边就自己动手帮那些妇女们担起茶来。

刚把茶担进屋，只见他望了望天色，口里嘀嘀咕咕，心里象有事似地撑起把伞便出店去了。

“有么子好事啰，”我心中纳罕地看了眼座钟，原来快四点了，心想，“啊！师娘不是说搭这班车来的吗，还不是上公路上接老婆

去了啰，要真是这样，等会非批评批评他不可。”

我心里正想着，不一会儿，就见肖老师傅泥里一脚，水里一脚的从门外闯进来了，满身叫雨水漂得湿漉漉的。我便快嘴快舌地问他：“老师傅，师母娘来了？”

“来了？”

“我是问你师娘来了没有？”

“问我？我怎么知道，我是去邮电所去了。不是刚才那位卖茶的同志说，他们那里雨还落得大些也敢看茶吗，这是很危险的呀，我便打电话去提醒了他们一下。”

这一下，我脸膛子马上就象叫火烫了一样，发起烧来。一想到肖师傅还没吃饭，我连忙跑去端来一钵饭，恭恭敬敬送到肖老师傅跟前。他却又双手一推说：“现在雨小了些，估计快放晴啦，得上紧准备，争取早点评完茶，叫社员们好赶回去趁雨后插薯。”说着，他便向评茶台走去，拿起抹布把样茶箱上的玻璃，泡水的茶碗，象护士们收拾医疗器械一样，擦的一干二净。接着又取下他那副这天不知擦了多少遍的铜边眼镜，擦了擦，还招呼要我把泡茶的水烧得滚开滚开的。

一阵暴风过去，雨住了，收购站里的光线果然比下雨前那阵，爽朗明亮得多了。只见肖老师傅从那个先前说他何不快些评茶的急性子青年社员的茶包子里，抓起一盘茶叶，跟上面发下来的样茶①一对，鼻子一闻，又泡了一碗，便笑着对那个社员说：“你这台甲茶，其他制作都不差，只是条子还揉得松了点，怕是揉茶机的毛病吧！”

“就是啰，掉了两个螺丝，不大灵活。”那急性子青年信服地

① 样茶：样茶是由国家统一发下的验收标准茶。

点了点头。

“听人说最近供销社来了一批螺丝，你去问问，有，就顺便捎两个回去吧。只要再揉好点，包你还能高评个把等的价格，这回给你评个一等二级，你同意吗？”

“你老师傅看的这么准，我还有么子意见！”那粗粗鲁鲁的急性子青年，高兴得一下子变得象个大姑娘那样的温和了。卖完茶，又道歉似地向肖老师傅笑了笑说：“早知道你老人家的手面，到时候能这么快，我刚才实在不该那么急你。”

“没关系，做工夫的人谁个不急。”肖老师傅连忙陪笑着，反向那青年道歉似的说：“这只能怪我自己，工作一忙，向同志们的解释工作就作得少些了。”

这时，我留心看了眼座钟，肖老师傅验收完这主茶，不消几分钟。比起他刚才在下雨之前那个速度，几乎快了好几倍。真是一双名不虚传的光亮的眼睛和灵验的鼻子。

不消个多钟头工夫，肖老师傅一气就把所有的茶全部看完了。只见卖完茶的社员们，又从供销社和粮站挑着大担小担的茶叶奖酬化肥和粮食，顺着雨后显得格外洁净的乡村大道，沿途人声喧嚷地回去了。

反回头来，再打量肖老师傅，只见他忙得额上的汗珠雨点似地往下滚。这时，我心里对他的一切疑团早就云消雾散了。只是昨天听到刘胡子讲，十几年前尽管是阴雨天，肖师傅还是能把秤钩子的茶看得那么准，同样是下雨天，今天为什么就不敢看呢？这一点我怎么也解不清，最后还是肖师傅回了才得到解答。

“啊！啊！这个小道理还不好想通么？”他听了笑咪咪地抚摸着我的头说：“那是在旧社会嘛，叫秤钩子那混蛋逼起来了，才来了那么一手。今天嘛，时代不同了。我们是国家的茶叶验收员，

就象一个把关的哨兵，哪里还能冒冒失失的逞能呵。根据我多年看茶的经验，碰上这号大阴雨天，要不留心多少总会出些差错的，要是万一看走了眼色怎么好呢？”

“呵！”听肖老师这一说，我心里顿时豁亮了。

夜晚，我和刘胡子都上床睡了。只有肖师傅还没有去睡。我从枕头上抬起头来看时，只见他正拿了一本《毛泽东选集》，就着灯光看哩。

平时，我总是一倒上床就打鼾的睡觉虫。这晚透过玻璃窗，眼睁睁地望着这位埋头灯下看书的肖老师傅，他那苍白秃顶了的银发，消瘦却显得精神焕发的脸膛，以及他那双叫我更加羡慕和钦佩的光亮眼睛和灵验的鼻子……我心头不禁泛起了许多联想，好久好久还不能入睡。

一九六二年十月

竹 鸡 坡 纪 事

抄着去同心生产队的山路，我一口气爬上了竹鸡坡，眼前一片绿荫丛丛的新生楠竹林，立即象磁石样地把我吸引住了。记得去冬我和老队长陈宝山他们来这里检查山林时，这里的竹林还是稀稀朗朗的，如今，不仅新蓄起来的竹子，一根根长得干直叶茂，连点缀在竹林里的那十几棵枝干高大的板栗树，也显得生气勃勃，枝叶里布满了一丛丛长着黄刺的板栗球。看着这惊人的变化，大概是出于一个林业工作者的癖好吧，我觉得在路上走着看还不过瘾，便拨开茅柴，信步转进了竹林。我正在入迷地欣赏着，只听得下面竹林里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得几只正在对唱着“姐姐乖，姐姐乖”的竹鸡，也扑打着翅膀飞跑了。我刚停下步来，一个蓬头小伙子已机警地溜到我背后，大声喝道：“干什么的！”

“顺路来看看这竹林。”我吃了一惊，连忙解释着。

“啊！老陈，是你呀！”待他认清我是熟人，他那绷得紧紧的脸才松弛下来，换上一副笑容说：“我怕是那个呢，不声不响只往竹林里钻。”

“怕是偷你板栗的叻？”我见来的这蓬头小伙子，是这个队上有名的调皮角色，外号叫“叫鸡公”的林岩宝，便跟他开起玩笑来。

“那倒说不定。”小伙子眨眨眼，态度认真地说：“反正竹鸡坡是我们队上的封山育林区，谁要进山，我们大家都是随时关了场的。”

“好啊，你这看山员警惕性真高。”我被小伙子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感动了，便连连拍着他的肩膀称赞道：“只年把工夫，就叫你把这片竹山管得变了这大个样，真是一个厉害码子……”

“哪里，哪里。”小伙子听我这样一夸奖，脸一下红到耳根，急忙摇头摆手地说：“我，我，我不是，你莫表扬错了人。我们队上的看山员是湛绣锦，她才真是厉害码子哩！”

“怎么是她？”他这样一说，倒把我弄糊涂了。难道我记性这么差？不会呵。去年同心生产队为挑选看山员，会上引起的那场有趣的争论，我实在记得清清楚楚：

那次，我到这个队来作林业调查，看到这个队在山林管理制度上还不健全，特别是见到竹鸡坡这块品种优良的竹山，这几年来发展得较缓慢，我便向队上提了条意见。老队长说：健全制度倒容易，就是这看山员难物色。为了这事，他颇费了一番心思，特地召开了个队干部会，请我也参加了。会上大家认为竹鸡坡离队上较远，要选看山员，只有选竹鸡坡下的社员才合适。但又觉得那里的两户社员，不是老的老、小的小，就是德才不兼备，实在难得选。

“我看，选绣锦那妹子怎么样？”老队长深思了一阵，忽然提议说。

“哟！那怎么合适？”不待老队长的话落音，一个年轻的队干部摆着手说：“当看山员起码的一条：要能打破情面。我看绣锦其他都好，这点就差劲。昨天，她娘出门去，叫她在家里守屋，临走前一再嘱咐，叫她把屋门口那树快黄了的柑子打好招呼，莫叫

别人摸吃了。可下半天等她娘回来一看，呵咳，靠近地面的十几个柑子一个也不见了。问绣锦谁摘去了，绣锦说是几个小把戏和几个进山捡柴的人摘吃了。她娘责备她说：

‘你没长嘴，怎不喊叫莫摘？’你看她回答得多老实：

‘喊了的，他们不听话哟！’

‘不听，你不晓得掬起扫把抽呀！’

‘乡里乡亲的，摘个柑子尝尝，我喊都喊不出口，还叫抽呢！’她娘拿她真没办法。”

“是呀，这妹子的确太老实了。刚出学校门，叫她弄个笔墨工作倒还是块料子。”另一个队干部听了，也抢着说：“选她当看山员，我看不如选她隔壁屋里的叫鸡公还合适些。你看他屋门口那树板栗，蓄得球子开坼，掉到地上都没人敢捡他一粒。还没等别人走到树跟前，他就象叫鸡公一样叫起来了。前几天，对门队上三毛伢子溜到树下，还没捡到三颗板栗，给他看见了，梭拢去就是几个蜈蚣锥，锥得小家伙脑壳起它，惹得他娘上投人下投人的好吵一场。”

“要得，要得，选看山员就是要选这号厉害码子。”其他几个队干一听也都齐声喊赞成。老队长虽觉得这伢子的思想不及绣锦，但一时想不出更合适的人，也就同意了。我因为另有任务，没等到他们开社员大会正式选举，就匆匆离开了同心生产队。

想到这里，我便疑惑地问岩宝：“怎么你没有当看山员呢？不是队上原先打算叫你当的吗？”

“不是队上没叫当，那时是我自己坚决不愿干。绣锦却乐意干，大家就选她当了。”小伙子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回答说。

他越说我越感到奇怪了：这姑娘是怎么回事，别人说她太老实，连家里的一树柑子都管不住，却自愿来当这看山员？于是我又

向他追问起根源来。原来中间还有这样一段曲折呢。

……队上开社员大会，老队长提出选岩宝当看山员。平日爱占点小便宜的岩宝一听，觉得这差事千万不能当，当了以后要起带头作用，自己想进山弄点什么就非得那么“自由”了，便不等队长的话落音，开口就说不愿干。尽管队长反复向他说明竹鸡坡是队上出息很大的一个钱柜子，叫他辛苦一点，多为集体操点心，把竹山管起来，但任你怎么说，他总一口咬定看山这个事是个难破人情面子、逗别人骂背筋的路，不当，一百个不当。

“哟，你还拉不开情面哩？敲对门队上三毛伢子的蜈蚣锥又敲得！”别以为绣锦姑娘当真是个老实棉球，在这紧要关口上，她却口快舌利地朝岩宝杀出了这一枪，逼得岩宝只好连声招架：

“那是我自己屋里的嘛，他来搞我的，我当然要管呀！”哪想这一说，更叫绣锦抓住了话柄，她便顶着他说：“难道说队上的山林，没有你一份？没有你那私人的板栗出息大？我看要管都可以管。”

“这个我晓得啊！只是主太多了，管得张三又难管李四……”

“我看不在主多主少，只要认真负责，没有管不了的。”

岩宝见绣锦顶着自己来，深恐磨下去说不过她，便伸着脖子，象个寻斗的叫鸡公一样，粗声粗气地冲着绣锦吼道：“你只莫尽讲漂亮话，你不怕得罪人，为什么你娘一出门，你自家屋门口一树柑子也没有守住？有狠的，这，这看山员你就来当当看。”

“要得啰！”绣锦见岩宝说起怄气话来，便霍地站起来，把她那两条垂在胸前的粗辫子往脑后一甩，毫不示弱地应起战来。“说当就当，有什么了不起！你要是再推脱不干，我就干！”

“我讲不当就不当，如果硬要我当，我就只好象去年要我当记工员一样有话在先，到那时候，只莫怪我没负到责就是。”

去年那回事是这样的：那时，队上原先那个记工员调到副业队去了，社员们见岩宝有点文化，就选他当了记工员。开头，他也横直不肯当，说这是个难主持公道的事。其实是他平素爱贪小便宜的毛病在作怪，心想自己当了记工员，出面争工分当然是不好意思了。以后勉强把他说服了，但他上任后一直懒心懒意的，还想出个歪主意：拿着工分去作顺水人情，谁要是想多争点工分的，他也不坚持原则，多记一分就多记一分堵了人家的嘴，自己也就跟着占点便宜。结果没搞得几天，社员们就意见纷纷地撤了他的职。

“你还好意思提那个事！不当就不当，我同意绣锦来当。”老队长也冒火了，说罢，第一个举起手来，其他的人见老队长喊赞成，都一齐举了手。原先那几个说绣锦为人太老实的队干部，犹豫一阵，最后也举了手。

“选她当看山员，你也举手了吗？”我听了岩宝给我介绍的情形后，便笑着插问道。

小伙子一听，脸上又红了一阵，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狡黠地笑了笑，回答说：

“我本来不打算举手的，但是一想到她娘的情形，还是举了手。那是因为我当时思想不对头，想举手看她的把戏的。我心想：好吧，你嘴里说的倒漂亮，我看你可管得住你屋里的娘啦！”

接着他便又对我讲了下面这段情形：

原来绣锦和对门生产队的长生，打算在今年中秋结婚。她娘是后娘，平日最怕别人说她这当后娘的两般三样。前年她自己带来的亲生女儿出嫁，红箱红桌，打发得体体面面。井边爱操闲心的人，早就风言风语地说，后娘的心眼正不正，就看下次绣锦出嫁的打发，有这样体面没有。她这后娘为了争这口气，打从绣锦